

列宁目录学思想初探

彭斐章 乔好勤

为了用人类创造的知识财富来武装自己的头脑,有效地进行革命斗争和从事科学研究活动,列宁一生中利用过许多图书馆的藏书,阅读了成千上万种图书资料,积累了丰富的目录学知识。他不仅善于利用各种书目来鉴别图书资料,而且十分关心目录学和书目工作的发展。在他发表的许多书评和签署的许多文件中,以及他亲自编撰的书目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目录学理论和书目工作建设的精辟见解。认真学习和研究列宁的目录学思想,对发展我国目录学和书目工作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

一、书目是打开人类知识宝库的钥匙,是科研和自学的重要工具

牛顿说,他之所以比笛卡尔看得远一点,是因为他站在巨人的肩上。科学研究的一个重大的特点是它的连续性和继承性。正如马克思所说:科学的劳动“部分地以前人的劳动为条件,部分地以今人的协作为条件。”^①任何一个科学工作者,在开始从事创造性研究活动的时候,在他进行科学研究的整个过程中,都必须详细地占有资料,必须全面地了解本学科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在前人已经取得成就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探索。但是,图书资料,浩如烟海,要真正准确、及时、有效地找到自己所需要的图书资料并非易事。有人把目录学比喻为打开知识宝库的钥匙,这是非常恰当的。目录学实际上就是指导科学研究和读书治学的入门之学,是泛舟书海的响导,检取资料的指南。书目著作不仅揭示了一代图书,而且反映了一代学术的面貌和各科学术的盛衰,特别是各种专科书目索引,更是本学科发展史的一个缩影。事实上,谁掌握了较多的目录学知识,谁就能节约查阅资料的时间,谁就延长了有效科研活动的寿命;谁掌握了较多的书目工具,谁就能在喜马拉雅山似的书库面前,得心应手,左右逢源。伟大的列宁在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艰苦卓绝的科学研究过程中,就曾广泛地使用过各种类型的书目文献,并对书目文献的重要性给予高度的评价。

1896年1月,列宁因“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案被捕入狱,后来流放西伯利亚,直到1900年1月29日离开舒申斯克村,他一直在研究和创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了查阅大量的图书资料,在他发给亲属的89封书信中,有29封都提出要为他搜集各种类型的书目。1897年1月2日,他从彼得堡拘留所发出的第一封信就是为写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制定的一个读书计划,并“开附了一张书单”——一个很长的读书目录。列宁非常重视图书馆的目录,认为它是反映馆藏、查阅图书的重要手段,因而再三写信要求将各大图书馆的“图书目录(新的)寄来。”^②列宁认为书目刊物能及时地反映政治斗争和科学研究的动向,因而他请他的妹妹为他订购了《沃尔弗图书公司各书店文学、科学和书目书刊出版消息》。因为书商

的书目能够迅速地反映出版动态,所以引起列宁的极大兴趣。1897年5月18日他写信给妹妹玛·伊·乌里杨诺娃:“请将各种书目寄给我,尤其需要旧书商的和国外旧书商的。”^③1898年6月11日他再次给妹妹写信:“请你把旧书商和书店的各种语言的各种目录统统寄来。”^④列宁对外国书目的重视可以从1899年1月24日的一封信中看出来。他兴奋地给在比利时的妹妹写道:“玛尼亚莎,你寄来的目录收到了。非常 merci。目录里头有些有意思的东西”。“我打算给你寄去一张想要购买的书籍的书单。”“你是从哪儿买到这份英国目录的?在布鲁塞尔的英国图书公司里买的,还是从伦敦订的?”^⑤其迫切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列宁就是这样广泛地通过书目选择图书资料,阅读了583种图书,做了大量摘录,后来被引用到《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去。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曾经对于书目在列宁的研究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给予很高的评价。她说:“如果没有图书馆的图书目录,其中有许多书他甚至会不知道。……列宁读了这些书,不仅写出了象《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样重要的巨著,同时还很好地研究了当时工人和农民的生活。否则,他就不可能成为我们大家所知道的那个列宁了。”^⑥

列宁在侨居国外时,许多时间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如果说图书馆的丰富藏书是一个巨大的知识宝库的话,那么这些图书馆里所收藏的各种书目文献就成了列宁手中的钥匙,他利用这把钥匙打开知识宝藏,从琳琅满目的书海中找到自己所需要的图书资料,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阅读和研究。如果我们翻阅一下列宁的《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我们会为列宁那样广泛地利用书目资料的目录学知识感到惊讶!在笔记中,明确标有“参考书目”字样的目录就有36处,曾经使用过的书目文献就有17种之多,特别是对于《劳动书目》,列宁给予高度的评价,指出它是“一部非常详细出色的书目。”^⑦并在重号线外,一连写了三个“注意!”

书目资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政治斗争和科学研究等的现实状况,所以在十月革命刚刚胜利的艰难岁月里,列宁注意收集每一期《图书报导》,并且“特别细心地,详尽地并集中地研究这些书目,”^⑧对其中的231种图书,用注意符号、括弧、双括弧、直线、曲线等作了各种标记,表明了他对这些图书著录款目的全部或个别部分的态度。“列宁能够‘透过枯燥的’十分刻板的书目款目看到生活,看到活生生的人以及他们的思想、感情和斗争。”^⑨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仍然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为了读书和写作,要求借用“所有各学科新书目录”,要求将他的新书编成书目送给他。^⑩

列宁认为书目资料是科研、自学和图书馆不可缺少的“参考材料”,因此他明确指出:“出版这类书籍是有很价值的。”^⑪列宁曾经一度为手头没有“书目方面的材料和介绍新书的材料”^⑫而苦恼。所以他把目录工作的好坏作为衡量一个图书馆工作水平的重要条件。他曾多次对法国国立图书馆表示不满,因为“缺少最近几年的图书目录,”^⑬他非常赞赏瑞士的图书馆事业,因为那里“为读者服务的工作很周到,这里没有任何官僚架子,编有完备的图书目录,图书是开架式,并且对读者非常关心。”^⑭

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目录学研究的思想武器,图书目录“最珍贵的”是“既准确而又完整,并且保持了它的客观性。”

长期以来,在目录学研究领域,往往把作为一门科学理论的目录学和具体的书目编制法混为一谈;把不同类型和不同学科的书目的编制原则混为一谈,使许多问题模糊不清。形成这种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目录”和“目录学”这两个语词和概念的混淆。古代,不论是中国,

或是西欧和苏联,“书目”和“目录学”都是用同一个词(英文是 Bibliography, 俄文是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来表示的。中国虽然自宋代就出现了“目录学”一词,但是在许多目录学著作中,目录学和书目的概念仍然十分模糊。在西欧和苏联,现在虽然赋予二者不同的概念,但沿用同一个词来表达。

书目是具体的物质范畴,是揭示与报导图书资料供人们参考使用的工具,是书目工作实践活动的产物。目录学则是一种抽象的逻辑范畴,是书目工作实践活动的概括和总结,是反映书目工作实践活动的发展变化一般规律的科学。因为书目工作实践活动是人类的一种社会活动,所以作为一种学科,它基本上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因而,在阶级社会中,目录学必然打上阶级的烙印,是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的。不论是在封建社会,或者在资本主义社会,或者在社会主义时代,目录学的这一阶级倾向性都表现得特别明显。

在这里,无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区别在于:剥削阶级没有一个正确的世界观作指导,他们是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去看待书目工作实践活动的,虽然他们也可能在一些具体的目录方法和技术上取得一定的进展,但他们不可能全面地揭示书目工作实践活动的客观规律。而无产阶级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的方法论作指导,不仅能够真正揭示书目工作的客观规律,同时在编制书目时也能采取客观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反映科学的面貌和图书资料的实际状况。“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⑤所以无产阶级目录学研究的客观性,就是它的思想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在列宁对于书目著作的评论中、在列宁自己所编撰的书目中,这一思想得到了完整的体现。

(一) 列宁划清了客观性和折衷主义的界限。列宁在对尼·亚·鲁巴金主编的大型推荐书目《书林概述》的评论中,批评作者在编写绪论时“采取了折衷主义的态度”,指出根源在于“作者对‘论战’的古怪偏见。”^⑥折衷主义抹杀事物的本质区别,采取折衷调和的方法,将各种根本对立的東西硬是糊里糊涂地搅在一起。列宁尖锐地指出,鲁巴金先生把马克思主义著作家的一个结论和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的公式等同起来,把既拥护一点点马克思主义,也拥护一点点民粹主义,又拥护一点点“边际效用论”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教授和社会主义者等同起来,实质上“是用最坏的可能形式进行反对社会主义的论战”。^⑦

列宁认为,目录学家应该采取客观的态度,在目录学著作中如实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譬如说,“如果鲁巴金先生把作为政治经济学参考书目导言的那8万多个字母(即整整一本小册子)分成四部分,比方说,把它分写成黑帮、自由派、民粹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四部分,那就会使论战更加明显,而在1000个读者中,就会有999个更容易更迅速地找到真理。”^⑧列宁对尼·亚·鲁巴金在《书林概述》中挑选图书所持的客观态度表示赞赏。这部书目反映了1万6千种主要是在1900—1911年,少量是在1890—1899年出版的著作。他完全摒弃了宗教的图书,而较全面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图书。因而列宁指出,这部书目“特别珍贵的是,作者既没有排斥国外的出版物,也没有排斥遭到查禁的出版物。”^⑨列宁在他自己编撰的《马克思主义参考书目》中,也同样收录了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的著作。除了马克思的著作按时间顺序排列外,其它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基本上把作者分成三类:真正持马克思观点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本敌视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作家,似乎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而实际上用资产阶级观点代替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者。”^⑩这样才真实地客观地反映了当时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现状。

(二) 目录学的客观性表现在目录方法上的多样性和灵活性。书目所反映的主题是多种多样的,书目的体裁也是多种多样的,所以书目反映文献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人类知识领域的复杂性和文献资料的多样性,规定了书目资料和书目方法多样性的特点。列宁不仅肯定了目录学的根本原则,同时肯定了图书目录的多样性,肯定了各种书目的特殊性,肯定了各种书目为着特殊的目的必须采取不同的目录方法。

过去,人们在研究列宁的《书评:尼·亚·鲁巴金编〈书林概述〉》一文时,总是把文章的第二段的第一句话忽略过去。这句话是:“我们要评介的第2卷的内容,包括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②①}这就是说,列宁的评论主要是针对社会科学书目的。列宁对鲁巴金的折衷主义的批评,列宁所提出的按“每种思潮列出参考书目”的方法等也是指社会科学书目的编制。列宁自己所编撰的《马克思主义参考书目》和应鲁巴金之请为《书林概述》“俄罗斯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方向”一节的绪论中写的《关于布尔什维主义》一文,也都是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的。社会科学是人类阶级斗争知识的总结,具有显明的阶级性,作为纪录这种知识的社会科学图书也有着显明的阶级性,所以反映社会科学内容和图书资料的社会科学书目也必然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图书资料的鉴别、挑选、分类、著录、提要,特别是编写绪论,都必须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

但是自然科学是没有阶级性的,记载自然科学的图书资料也是没有阶级性的,那么反映自然科学及其图书资料的书目也应该是没有阶级性的。自然科学文献书目的编制应该在无产阶级的目的性和客观性指导下,根据学科的内容、学术水平的高低和检索资料的便利,来鉴别、挑选、排列和报导图书资料。虽然列宁没有给我们作出编制自然科学书目的示范,但是列宁对自然科学书目资料的推荐已经十分明确地表达了这种观点。1914年列宁发表在《启蒙》杂志上的《书评:〈1913年圣彼得堡全俄卫生展览会陈列的关于劳动保护问题的资料〉》一文中曾着重指出:“书中并附有一个很好的关于劳动保护问题的参考资料索引。”列宁还指出这本书的缺点之一是“缺少一个使我们能很快找到某个问题的有关材料的总的主题索引。”^{②②}在《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电气化与世界经济的过渡阶段》一书的序言中,列宁也向读者推荐“作者在附录里开列了一个参考书索引。”^{②③}这些反映自然科学图书资料的目录索引都是按字母顺序排列的,无疑的关于编制社会科学书目的思想性原则在这里是不适用的,但是列宁却仍然认为它们是“很好”的书目参考工具。

(三) 只有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才能保证书目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任何一门学科都有一个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各学科的图书资料就是这一历史过程的记录。目录学家只有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客观地历史地来鉴别、挑选、组织和报导图书文献,才能保证书目著作的科学性,才能使书目著作成为科学发展史的客观反映。鲁巴金先生在《书林概述》第二版序言中曾表示自己的目的是要回答千百万读者“读什么?”,“如何读?”的问题。“不是要编制一部一般的好书目录,而是要编制对我们的读者非常合适的推荐目录。”^{②④}他希望“从科学思想史、哲学思想史、文学思想史和社会思想史方面对俄国图书财富作一概述的尝试”,“供自修者使用以及供普通图书馆和书店做图书分类和图书补充用的参考材料”。^{②⑤}列宁对作者的这一愿望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作者的计划大体上说来也是完全正确的。事实上,除了从思想史方面来写以外,没有别的办法能够合理地对‘俄国图书财富作一概述’并为自学和图书馆提供一部‘参考材料’。”^{②⑥}很遗憾的是,书目编者不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所以一遇到作者自己撰写社会科学部分的绪论时,就陷入了折衷主义的泥坑。

(四) 准确和完整是衡量书目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志。准确, 就是要求书目资料实事求是地正确地反映科学的发展和图书资料的内容与形式; 完整, 就是要求书目资料在一定的条件下做到全面地、毫无遗漏地著录与主题有关的文献资料。一部优秀的书目著作必须做到准确和完整的统一。

我们知道, 列宁曾为《格拉纳特百科辞典》的编者为了避开沙皇政府的检查机关对它的《马克思主义参考书目》作了删削而感到非常“难过”。后来列宁在自己收藏的一部《格拉纳特百科辞典》的这个条目的边栏空白处, 对这个书目作了许多补充和修改。在这个书目中, 列宁以严肃认真的态度, 给自己提出了既准确而又完整的要求。在马克思著作部分, 列宁收集图书资料的齐全是人所共知的, 但是由于马克思早期发表在个别刊物上的短文和单封书信, 以及1905—1906年的俄译小册子一时无法搜集, 没有编入目录, 列宁就很遗憾地实事求是地向读者说明, 在这方面“无疑也是不齐全的。”列宁在向读者介绍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目时, 也指出桑巴特《马克思主义书目》中只“提出300种书目, 那是很不齐全的。”为了补足这个书目,^{②③}可参看1883—1907年及往后几年的《新时代》上的索引, 再参看约瑟夫·什塔姆加美尔《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书目》(1893—1909年)和哈莫尔《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书目》, 要得到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详细书目, 还可以参看《社会科学书目》和《书林概述》(第二版第二卷)。这样引导读者既准确而又全面地找到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五) 只有请各学科领域的专家来撰写, 才能保证书目的准确和完整。编制一部科学书目, 必须对本学科有精深的研究和渊博的知识, 最好编者本人就是所编主题的专门家。那些对科学一无所知的外行所编制的书目只不过是价值低微的书账而已, 这早已为古今中外的目录学史所证实。列宁对《书林概述》的编者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问题上, 采取请论战双方的代表人物——列宁和马尔托夫——来撰写的方法感到十分满意, 因为这样反映了两派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分歧, 反映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斗争。但是, 列宁指出, 编者并“没有就某些问题充分广泛地(更确切些说, 才刚刚开始做)请一些专家来撰写。”^{②④}所以使这部大型书目犯了许多错误。最后列宁再次强调: “我们不能不希望作者多多采用请各知识领域不同派别的代表人物来撰写的方法。这样才能使写的东西既准确而又完整, 并且保持了它的客观性; 只有这样才能克服折衷主义和掩饰论战的毛病。”^{②⑤}

三、加强目录学研究是书目工作向纵深发展的条件, 国家法律是书目工作健康成长的可靠保障

列宁在利用书目和编制书目的实践中深深体会到书目、书目工作和目录学研究的重要性, 因而十分关心目录学和书目工作的发展, 并为此而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早在1914年, 列宁在评述尼·亚·鲁巴金的书目著作《书林概述》时就指出, 作者们“付出了巨大的劳动, 开始了一件极有价值的工作, 我们衷心希望这项工作能够开展起来, 并且向纵深方面发展。”^{③⑥}

十月革命胜利后, 列宁多次提出将“是否编有图书总目录”作为检查和评价苏维埃各图书馆工作的条件之一。他特别关心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编目工作。在1921年2月2日给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的信中, 特别询问“已经在这里收集到的著作, 是不是编有目录?”^{③⑦}

而在目录学发展史上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 是1920年6月30日列宁以“人民委员会主

席”的名义签署的，旨在全面促进目录学和书目工作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人民委员会关于把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书目工作交由国家出版局管理的法令》。这个法令完整地体现了列宁关于目录学和书目工作建设的思想和行动计划。

（一）目录学和书目工作是国家事业，必须有法律来保障。书目工作和目录学研究是国家的事业，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它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它必须像其它任何国家事业一样，需要建立在国家法制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健康的发展。书目工作和目录学研究只有在法律的约束下，才能克服盲目的混乱的现象，避免忽左忽右的干扰，合理地使用人力物力，避免浪费。同时，也只有在法律的保护下，才能使它赖以发展的资金、设备、人力资源有了组织上和物质上的可靠保障，才能惩罚那些对书目工作和目录学研究事业不负责任、塞责赎职的行为，打击那些对书目工作进行破坏活动的坏人，保证书目工作和目录学研究的顺利进行。

过去人们在研究列宁的目录学思想时很少在这方面予以强调。事实上，列宁对发展苏联书目工作和目录学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为苏联奠定了目录学研究和书目工作的法律基础。

除了列宁签署的一些关于图书、图书馆的法令在一定范围内对书目工作也同样适用外，6月30日的法令对发展目录学和书目工作的组织机构、行动计划、方法步骤等等都给予了法律的规定。作为一种法律，它明确宣布：“为了贯彻本决议，教育人民委员部得颁布强制的规章，凡破坏此项规定者，应根据人民法院的判决给予处分。”^②它告诉人们，对书目工作和目录学的发展敷衍塞责、或进行抵制破坏，应视为违法乱纪行为而必须受到人民法院的审判和法律的制裁。

（二）建立统一的书目工作管理机构。不仅是在当时的苏联，而且在所有国家，书目工作都是以极其分散的书目工作团体和个别目录学家、藏书家、科学工作者和出版商等独立地，对整个社会来说是盲目地进行的。这不仅大大影响了书目工作的社会作用，同时也严重地阻碍着目录学和书目工作的发展。列宁将他的“建立真正有计划的统一的组织的道路，来代替俄国的混乱状态和荒谬现象”^③的思想，贯彻到书目工作中来，规定“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目录工作移交教育人民委员部管理。”^④建立统一的机构，统一规划，统一领导，统一管理，克服混乱和重叠现象。

（三）建立呈缴本制度和出版物的国家书目登记工作。鉴于当时苏联书目著作和书目刊物的混乱，图书登记和书目著录的残缺不全，《法令》规定：“责成教育人民委员会登记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所出版的一切印刷品并公布这些印刷品的目录。”^⑤为了保证国家书目登记的完整，《法令》还规定：“教育人民委员部颁布关于以新出版的印刷品免费供给国立的以及其它的一些大图书馆的命令，并规定什么样的图书馆应当得到免费的供应品。”这就以法律的形式为国家书目登记提供了组织上和物质上的保证。

（四）协调书目工作业务，开展书目咨询工作。为了克服各书目工作单位业务上的各自为政，选题重复混乱，《法令》规定要把分散的书目工作的各个分支组成统一的书目工作网，由教育人民委员部“调整各目录机关和目录学会的业务并使之相互配合。”^⑥要求“建立目录图书馆”，以形成全国书目中心，广泛开展书目参考工作。

（五）大力促进目录学的科学研究。为了提高书目工作水平，使其向纵深发展，必须加强目录学研究。《法令》明确规定：“教育人民委员部应促进目录学的发展。”并指出应该采取下列措施：①“在地方上建立和接管已有书库和它的代办处”；②“开办目录学研究所”；③成立

“目录学会”；④“出版关于目录问题的书籍和杂志”。③根据这一规定，1924年和1926年召开了第一届和第二届全俄目录学代表大会，1930年成立了推荐书目研究所，后改名目录学研究所，并出版了《苏维埃目录学》杂志，广泛地开展了目录学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讨论。

（六）加强目录学研究和书目工作队伍的建设。要提高书目工作和目录学研究的水平，就必须注意培养和造就一批高质量的，具有渊博的文化知识，并熟练掌握专业技能的专门人才，因而《法令》规定要“开办”“目录讲习班”，加强目录学教育。根据这一精神，于1930年建立的第一所莫斯科图书馆学院（现名莫斯科文化学院）中开设了目录学专业。

列宁所签署的这一法令至今整整六十年了。六十年来，世界上还未尝有任何一个国家提出过如此广泛地组织国家书目工作问题的文件。这一法令不仅对促进苏维埃书目工作和目录学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而且对许多国家目录学的发展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在苏维埃目录学发展史和国际目录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今天，当我们来纪念这一法令签署六十周年的时候，重新学习列宁关于书目、书目工作和目录学的一系列指示，学习列宁的目录学思想，学习列宁为发展苏联书目工作和目录学而制定的法令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对发展我国书目工作和目录学研究仍然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20页。

②③④⑤⑫ 《列宁全集》第37卷，第77、52、148、178、79页。

⑥⑬⑭ 《列宁是怎样写作学习的》，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著，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9、106、108页。

⑦ 《列宁全集》第39卷，第677页。

⑧ 《列宁在1917年、1918年在〈图书报导〉上所作的记号》，邦契——布鲁耶维奇著，转引自《图书宣传工作》，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81页。

⑨ 《论列宁和书目的关系》，H. B. 兹多布诺夫著，载《图书宣传工作》，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80页。

⑩ 《列宁生活片断》，福契耶娃著，湖北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⑪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 《列宁全集》第20卷第254、255、256、255、254、76、254、255、257、254—255页。

⑫ 《列宁全集》第37卷，第79页。

⑮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4页。

⑳㉑ 《列宁全集》第21卷，第64页。

㉓ 《列宁全集》第33卷，第214页。

㉔㉕ Н. А. Рубакин Среди книг Изд. 2-е. Т. I. М. 1913.

㉟ 《列宁论图书馆事业》第86页。

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 《列宁论图书馆工作》第53页。

㉛ 《列宁全集》第29卷，第302页。